

大气功师行骗记

● 许长军 著



纪实文学

哈尔滨出版

目 录

“大气功师”行骗纪·····	(1)
身外有个倾斜的世界·····	(32)
偷情女·····	(61)
暗鬼·····	(111)
新潮导演·····	(137)
我和别人的故事·····	(155)
红十字架下·····	(201)
男人的一半不是人 (代后记) ·····	(222)

“大气功师”行骗记

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恩格斯

久盛不衰的“气功热”已长达10年。

难怪有人感叹：当今时代是气功的时代！

大气功师纷纷出山，“功法”以每年近300种的速度增长，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在中国，更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学会功法而闻鸡起舞，为求功祛病而不惜任何代价。

我们不能不承认，气功，像个神仙破出的巨大的谜语，一直诱惑人们去寻觅那看不见摸不着隐蕴很深很远却又一直闪耀神秘光环的谜底，以极大的魅力诱发人们对它的信服与偏爱，无论是高干还是平民阶层中，数不清有多少人对它表现出狂热和向往。

有人说，中国历史文化的基调是重视现实人生。大概由于亚洲之东这块土地太美丽太富饶所致，否则，怎么会任何

关于天国之美的构想都诱惑不了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搏斗着的黄皮肤人呢？中国有句俗话：不怕生错命，就怕生坏病。中国人世代不息地探索生命和长寿、避病和治疾的奥妙。气功，无疑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绝不能否定它强身健体、祛病防疾的作用。气功的某些神奇的现象，至今仍是一个人类未知的待有志者积极开发、探索的领域。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卸下长焦镜头换上标准镜头再回身拍照汹涌的气功热潮，令人担忧的怪现象则触目皆是——

据报刊报道和披露，中国因练气功“走火入魔”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数以千计！

混乱不堪的“气功市场”使位数众多的投机取巧、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假气功师坐收暴利、大发横财。

我敢说，进入了90年代，令人欣喜的是改革的春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唤醒了富裕的同时也唤醒了法治！

早在2年前，《中国体育报》就曾发表文章呼吁：气功立法的时候到了！

人类的可喜是能轻易地分辨出成功者和失败者，并迅速地做出对两者或敬仰或蔑视的态度。同时，人类的可悲在于难能迅速地识别出真人与骗子并及时地对此实行或欢迎或打倒的态度。中国气功师几乎无一不讲求学功法悟性要好，但是，恰巧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对真假的认识法则的掌握上最“悟性不好”。这也难怪，假的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它具备了不断地和真的抢换位置，即使抢换不到位置也能不停地抢换面具的本领。

诚实地讲，“气功界”不同的学术观点纷争不休，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这不奇怪，也不可怕。

但是，骗人的假气功师把气功热潮掀动成了一场“名利”双收的现代迷信潮，对此，我们不能麻木、沉默了。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得当年神州大地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语录牌。那是被文学家说成的疯狂岁月——60至70年代的事了。

时间进入80至90年代后，中国人清醒了，冷静了。可这时触进我们眼帘最多的是电线杆、墙柱脚、揭示板、报屁股上的文字广告。我敢说，电视屏幕上化妆品广告最多，街头巷尾“气功”广告最多。

北方人爱吃豆腐，我家门口便是革新街自由市场，这条革新街一角有个豆腐坊，占地面积不足1.5平方米。某日清晨，我去买豆腐，发现小豆腐坊巴掌大的破板门上也贴5张告示，其中3张全是“气功班”招生，这无疑把前来买豆腐的人全当了“受众”。

有一位剧作家来我家侃大山，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这故事意在说明什么读后便知，请品优德高的真气功大师们别太介意）——

有一个女扒手已怀身孕9月有余，可贼心未泯，仍蹒跚地走上街巷“掏包”，她刚对一位干瘦老头下手，不料背后有人击她一掌，说：“你敢掏他？他是气功大师。”女扒手回头，见提醒她的人竟是个蓬头垢面的少年。女扒手说：“多管闲事，你算干什么的？”脏少年傲气地一挺脖梗：“我也是气功师！”女扒手不信，可这时小腹突发剧痛，她身子不支往下一蹲，不料这一动作把腹内婴儿挤降生了，婴

儿落地后忽高声叫道：“妈妈再不用掏包捞钱了，儿我会气功，还懂宇宙语，请妈妈快立起，别踩坏了儿的‘场’！”

气功热——热得烫人！

气功师多——多得遍地！

究竟有多少人能回答：气功是什么？

在动笔写此文之前，我走访了有关部门，也谒拜了几位气功师，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中华气功大致可分为六派，而佛、道、武门可以说是最大的三派。武林气功被称为硬气功，有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属于进击性，故不普及。实际上目前普及的是佛道两家健身治病的气功。佛家气功造始时同时提出了练功入魔的威胁和防治等问题，这便是中国禅宗的始祖，生活在梁陈时期的智顗所撰写的佛家第一部气功经典著作《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道家气功经典著作中有号称华阳真人的施肩吾撰集的《钟吕传道集》。佛、道两家气功其内容既是出家修行的目的，其形式又是出家修行的途径。因而其实质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

中国的假气功师是披着科学外衣，骗人惑众。假气功师又看到，当科学拥抱人们后，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掌握科学。于是，假气功师便把原本沾附有佛、道两家的宗教色彩的气功强奸了——为了获得欺骗的成功，总打出自己是正宗气功的招牌。而最正宗必最古老。于是，假气功师又在科学外衣上乱插标签，声称自己“入定”后会见了祖师、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诸多神仙。

越是假气功师，越想让人们把他看成是这个气功时代的极致标本，他敢荒诞而固执地胡说八道，力图让全世界相信正宗的气功大师该是现代科学和远古迷信的“混血儿”，从

而把自己推成是人也是神的两栖新闻人物。

试问：气功大师中，有几人现代科学所知甚多？

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2年前在《今晚报》上发表题为《气功大师印象》的文章，提到了他对中国气功大师的“1号人物”的印象：“听得出，他对现代科学所知不多，甚至把‘六六六’说成了‘失败了665次’，才获得成功而制成的——实际上那是因为六六六的分子由6个碳原子、6个氢原子、6个氯原子组成。我有点遗憾，何必去听这种报告？！”

《中国体育报》曾发表大块文章，对“1号气功大师”“编造美丽的谎言”进行说理性的责备：“他宣扬‘五通功夫’、‘气功致雨’、‘遁甲术’、‘通灵术’，这是散布迷信，戏弄科学，他还说气功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气功和社会主义一起发展。这种不严肃的胡言乱语，我们也能任之泛滥吗？”

《气功与科学》杂志1989年第二期发表化学博士甘先生的文章，也对“1号气功大师”的“气功能干扰激光改变原子核结构”等奇谈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甘先生讥讽“他要救大兴安岭火灾却想着要改变氢气分子的结构（大火烧的是碳氢化合物，不是氢气）……！一知半解、逻辑混乱的人却能放出‘有思维性、审查性’的‘外气’，这样的‘外气’将会是一种‘傻’气而已，不会比它的主人更高明！”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孟宪忠在西安举行的国际气功会议上叫阵说：“所谓的电气功也是假的，我是搞电的，这骗不了我。如果有人敢说电气功是真的，我来监督。220伏，电死了他自己负责。”

广西气功师覃尧卿指责“1号气功大师”说：“在香港

搞电气功表演影响很坏，作为一个有名的气功师，更不应该搞假。他说能意念接骨，他可以用铁棍把我的小臂骨头打断，30天接不上，我敲断他的腿。”覃尧卿还尖刻地说“搞气功不能吹，一吹，气功界就乱了，再吹下去就不可收拾。他说可以发气给大兴安岭火灾，那么，我买100公斤汽油来，分100次烧，他能发气灭火一次就算他是真的了。”

气功大师也不是世界大百科全书，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难题。

举世瞩目的大兴安岭大火被扑灭后不久，中国气功界几位“种子选手”联手为大兴安岭“致雨灭火”的神话很快被国人传颂，并迅速走向世界——外电对此说也曾作了半信半疑的报道。

许是大兴安岭就在黑龙江省境内的缘故，黑龙江人对大兴安岭火灾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灭火过程、灭火之后的人和事也表现出了过份的关心。1989年1月7日《哈尔滨日报》上刊登了杂文《假如气功能灭火》，尽管措辞或许失之尖刻，立论失之偏激，但此文无疑摆了事实，讲出了气功是科学不是玄学更不该是现代迷信的道理，无疑给当时弥漫黑龙江乃至中国大地的气功热加了一道清凉剂，无疑使无数气功爱好者进行了一场反思。现将这篇杂文抄录如下，供广大读者和气功师及气功爱好者品思：

“最近有幸聆听据说是中国‘气坛’第一把交椅的一位大师的‘带功讲演’，才知道那场触目惊心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熄灭，是若干气功大师集体登北京香山之巅，背南面北，齐力发功的结果。当然，大师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也附带说明大火的熄灭‘是不是和这次发功有关，尚有待研究’。我实

在为大师谦虚的品格所感动，又很为大师的功绩被抹杀而愤愤。隆重的灭火祝捷会上，‘大胡子’师长胸前功章闪闪，鲜花簇簇，出尽了风头，而我们的大师们，虽创建了这等奇勋，却仍不免隐姓埋名于古刹枫林，这是何等的不公平！不平之余，我又有些替大师们惋惜，特别是在听了为帮助美国国家公园灭火，我国援助100台风力灭火机的消息之后。倘若这次援助，不是100台灭火器，而是派一支由若干气功大师组成的气功表演团，令大师们素服登场，意守田丹，手扶膀胱，顷刻间风雨大作，火灭烟消，我十亿中华岂不人人脸上有光？气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据说对发掘人体潜能、健身医病乃至科学研究，都有功效，自应很好地进行发掘、研究，但因此便将其吹嘘得玄而又玄，就难免‘走火入魔’了。现在颇有点气功热，各色的气功书，各级的气功协会，各式各样的免费的收费的气功学习班比比皆是。探讨深奥的‘遥感’、‘磁力’、‘电场’，未免太不划算，莫如有的大师，只消口授‘噯、噤、嗟、嚟、嘤、叭、哑、呬、叱、啞’十字箴言，就能功成名遂。我由此斗胆设想，倘若我们的气功热能再热乎一点，说不定继气功灭火之后，会有气功发电、气功采油、气功发射运载火箭的奇迹出现。那时不要说四个现代化，十个八个现代化也不成问题。只是我有些担心，怕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师，二师们，也如解放前北京‘天桥’的把式，那样，嘴巴头子说说还可以，真要他呼风唤雨，得事先听听天气预报在行。”

以上杂文见报后的第二天，哈尔滨一位小有名气的气功师一本正经地对他的徒弟们说：“我敢肯定，这个写文章的人没等动笔，他的意念早被那些国家一流的气功师们接收

到了，等着瞧吧，写文章的这小子要遭报应，这可不是闹笑话。”

然而，时至今日杂文作家仍健康无恙，终日谈笑风生，且著述日益丰厚。

真话，可以当作笑话说着玩。

但笑话，决不可以当作真话宣扬！

我们不能说“1号气功大师”不是一位出色的气功师，但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真的就是他的迷信者和吹捧者的说那种“活佛”。做一些与现代科学不着边际的“带功报告”和“外气实验”显然是自欺欺人的。利用外国仪器和外国药品作实验“演砸了”又诡辩道：“我只能说现代科学不属于‘气功’，现代科学仪器不懂‘气功’，不适用于‘气功’。”显然又是不讲道理的解嘲，也可看作是并不高明的自嘲。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贪污犯一有犯罪的动意便把手伸向巨额。

假气功师一“出山”，便想一落地就当爷爷，一步跨上气功殿堂的首席。如弘扬这种冒险而不要脸的精神，当首推著名女假气功大师——张香玉。

这位当过演员的女性公民在话剧舞台上转了多年一直黯然无光，然而当扮演了气功大师后一出台便光芒四射——

话剧演员不懂唱歌她却会唱宇宙歌，原本台词不亮的嗓音却能说宇宙语。可与关公爷平等对话，能同观音菩萨频繁接触——

一部洋洋几十万言的《大自然的魂魄》一出笼就足把吴承恩的骨头渣子气哆嗦了，因为《西游记》在书摊上滞销了，世人纷纷解囊抢购“现代神话”……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时过不久，人们震惊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北京晚报》的消息：张香玉冒充气功大师装神弄鬼蒙人骗钱终于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批捕！

玉皇大帝也无法摘掉执法机关戴在张香玉腕上手铐。

肉眼凡胎的“气功大师”此时无心再“传播”（准确的词应该是兜售）她的“自然中心功”了，“宇宙语”代替不了坦白交待的供词，“宇宙歌”也只能变作骗术宣告破产的哀歌。

然而，可悲、可叹、可笑甚至可气的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信服《大自然的魂魄》宣扬的张香玉是真气功大师，是真神仙！

拨开骗子散布的迷雾，世人将惊叹国家正式出版物和盲从的作家、记者具有何等之大的诱惑力。

《大自然的魂魄》中有一章题为《万物有灵皆长存》，讲了一个极神的故事：有一个营指导员名叫吕振栓患肾衰竭，1987年9月10日在中日友好医院作了肾移植手术，但一直不能排下尿来。术后第56天时突然排尿，于12月23日出院。1988年4月25日又发现血尿再入院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医院劝他换一个新肾。两次住院已花掉人民币近10万元，吕振栓有点招架不住了。后经人介绍来到了张香玉的弟子家，请他用张香玉的“自然中心功”给治疗，到10月23日，吕振栓肾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对此，张香玉的另一位弟子刘文荣介绍说：“吕振栓是肾缺水，在他的脑袋上有个附体，是一条鱼，这条鱼就张着大口，凡经过肾的水都被鱼喝了。所以他老排不出尿了。我把这条鱼抓了下来当时就把鱼弄死了。”

书的作者问刘文荣：“你是怎么弄死那鱼的？”刘文荣做了个姿势给书的作者看，尔后说：“就是这么攥在手里捏死的，然后朝窗外用力一扔甩出去了。”

以上的故事多么生动？多么令人感到新鲜？

然而，毛泽东主席的那句话还是被有心人记牢了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中国中医药报》记者洋羽为了弄清事情的真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北京安贞医院血液透析室的病床上见到了吕振栓并采访了他，吕振栓讲了真实情况：“……我得了尿毒症，1987年9月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实施了肾移植手术，后来症状有所减轻，但一直不能排尿。出院后病情加重。1988年4月25日再次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听人说张香玉能用“自然中心功”治疗各种疑难病症，我便前去求治。起初，是张香玉的二弟子张翼给我治疗，1988年10月张香玉亲临为我治疗一次，以后都是她的弟子给我治病。前后大约共4个月的时间，依旧没能使我排下尿来。至于从我头上抓下一条鱼弄死丢出去的事，我感到十分可笑。他们也从没跟我提及此事。我只觉得他们站在离我两尺远的地方，做拉的动作……”

听明白了吧？谁要是不懂以讹传讹一词如何意思，想想以上这节文字，就懂得了这个词语的全部内涵！

《大自然的魂魄》中还介绍了张香玉运用“自然中心功”功法创造的一个人间奇迹：北京市马司小学有个笨学生，学习成绩很差，连连做蹲级生。张香玉出马了，给这个小學生授了童子功。授功后，有一次母亲给这个小學生辅导数学，他却对妈妈说：“我都听懂了。”妈妈不相信孩子这么快就变聪明了，小学生自信地说：“这次是真的听懂

了。”翌日上午要考数学，妈妈问：“你能考多少分？”小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能得80来分吧。”结果，第二天小学生考试的成绩得79.5分。从此，这个小学生反应机敏了，思维方式及说话逻辑性都大有进步，学习成绩也上去了！

看到这里，谁不折服气功大师的“自然中心功”施教有方呢？

可惜的是，事实真实地暴露出来后“气功大师”又将挨一记耳光了——

原来，被张香玉授“童子功”的小学生叫周静，周静的班主任最了解实际情况，张香玉在一个操场上传播“自然中心功”。周静学习成绩不佳，就请张香玉给授功，真巧，平时不及格的周静三日后考试竟得70分。奥秘在哪里？原来，数学老师怕周静影响班里的总成绩，事先把试题给了周静。后来的周静并没有变聪明，学习成绩仍是班里最差的一个……

《大自然的魂魄》给“大气功师”张香玉的脸皮上贴了厚厚一层金，一层折射着魔幻般的光霭。以致正义的劈刀利刃去扒这层金都十分困难。《健康报》1989年12月16日《是传播气功，还是宣扬迷信——（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的传播者张香玉）读后感》公开发表之后，竟有人给记者写信打电话进行辱骂甚至恫吓，替“气功大师”张香玉鸣上了不平，认为她真的是用功法治疗疑难杂症的“超级仙人”！

地球时时在转，真理和谬误常常被颠倒。

以下是张香玉运用“自然中心功”为人治病的一个实例，可惜《大自然的魂魄》中没有写进去——

就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把航天器送入空间轨道的同时，指挥生产这项最尖端产品的核心——航天航空工业部

的大楼里一场发人深省的悲剧发生了：一个中年妇女正练着“自然中心功”突然昏倒，她的丈夫及几十个围观者眼睁睁看着妇女从晚7点到夜12点多躺在地上。当医生闻讯赶到想为病人摸摸脉搏，竟被包括妇女丈夫在内的多个围观者拦住了，“别碰她，她在发功，张香玉气功师关照过，一碰她断了信息病就治不好啦！”

可是，令人悲痛的是倒下去的妇女再也不能得“气功大师”的“关照”了，她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干部，1978年得病，几个大医院都没明确诊断，怀疑是“周围神经炎”1980年她开始病休，服多付中药使病情稳定，但无明显转好。

1988年4月，她和在航天航空工业部当工程师的丈夫从杂志上看到了吹嘘张香玉气功治病的文章。不久，找到了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医院无照行医的张香玉。

张香玉先后为她治疗7次。收费的标准看出张香玉的绝活了：“天上有七仙女，地上有三山，三七二十一，你就交21元吧。”每次收费不等，但都是七或八的倍数。张香玉对病人说：“我不收钱，是天上让我收的。”

1988年6月12日上午，张香玉又如往次一样，还是10分钟就给这个病妇女治完病，因久治无效，妇女的丈夫忍不住问张香玉：“她什么时候能治好呀？”张香玉答曰：“今天我用的功法最大，她今明两天要大发功，发功时你别管她。”张香玉又动员他和儿子也来“受功”，说受完功与病人同练，气场强，病好得快。丈夫和14岁的儿子为病人能康复，不惜又花掉60元钱，于当日下午专程去受了张香玉的功。

翌日晚饭后，就出现了前面所述的情景。

当病人久卧不起，她丈夫也觉出不祥了，忙给张香玉拨通电话，张香玉回话说：“我给她念咒语，你们不要管她，15分钟后她就会醒过来的。”15分钟过后，病妇女仍无动静。丈夫急忙找汽车把张香玉接到妇女身前，张香玉仍用“跳大神”那套边比划边似唱似说，围观者只能听懂大意是“××，我是你师傅，你快醒吧。”

妇女仍睡死一般。

张香玉令人将妇女抬上三楼家中，放在床上，站在床头发功，也不见效。

妇女的丈夫只好把妇女送到一墙之隔的海军总医院急诊室，医生检查后说：“人死这么久了，怎么才想送来？”

张香玉又让人把死人运到外语学院医院，值班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也肯定妇女早已死去。这时，张香玉倒煞有介事地突然拉住死者丈夫的手，说“××走远了，她刚给我信息，让你好好拉扯两个儿子呢。”

气功的发展历史将给只为捞取个人名利，把迷信、妄语凌架在科学之上，给气功这块中华瑰宝的声誉和发展造成极大损失的假气功师，记下这极不光彩的一笔。

应该说，许多有心计肯费心机又心术不正的人，忽然发现在气功领域能迅速完成由胡萝卜到人参的变化过程。于是，他们在气功功法的名称上推陈出新、标新立异。

河南郑州无线电总厂退休工人谷报国，1985年在郑州某疗养院举办的“真气运行学习班”学了两月气功后，灵机一动，决定自立炉灶，马上自诩掌握“世代祖传气功”，并声称自己已练了50年气功了，他给自己“功法”命名为“佛门自

然功——山泉功法。”

郑州市几大公园、空军医院附近，都能看到谷报国宣传其“山泉功法”，说此功法能治疗癌症及所有慢性病，招来不少气功迷跟他学功。

学练“山泉功法”的大致分为两种人，一是年龄较大文化素质较低的人，二是患疑难病症或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精神缺少慰藉的人。谷报国要求练功者为他送锦旗，作义务宣传员。不久，通过口头、报纸、电台等途径，使谷报国——又名“山泉公”的大名不胫而走，国内部分省市及北京的某些地区都了解了“山泉功法。”

谷报国宣称：自己是“菩萨的儿子”，“大仙的徒弟”，是“能治好人间一切疾病的转世观音”，他的手摸豆腐上豆腐能变牛肉味，二麴酒能化成茅台酒。

谷报国让徒弟们练功时双手合一嘴里念“山泉功法好”“山泉公好”气功即可练成，并能为别人治病了。

他唬一位园艺师说：“我让你练上3个月我的功法，你让树上开什么花就开什么花。”

有一天，谷报国拿一本书到公园给人们看，很多人看过后都摇头说看不懂，谷报国乐了，说：“这是天书，凡是看不懂的。”

他说：“山泉功能开天目，能看到华盛顿、莫斯科，能看到18层地狱，能看到地下金矿。”

谷报国家中收佛像，他返手又把佛像拿出来，让练功的人“请佛”说：“头磕得越多，病好得越快啊。”

有俗语说：家雀不撒尿，总有鬼道儿。有报道说“山泉公授功治病不收分文拒绝礼品。”其实，谷报国生财有

道——

“我将来要买扩音器、录音机、照相机，用于记录练功情况，可我没那些钱呀。请大家帮忙，两毛不嫌少两元不嫌多。”这是1989年4月一天的清晨，谷报国在郑州市劳动公园的草坪上声情并茂地对往他摆的圈子里扔钱的人们讲话。有些人给谷报国送佛像、茶具，也有人送烟酒糖茶等礼品。谷报国又将佛像和茶具卖出去，声称“发过气的东西能治百病”，销路自然十分可喜。

一日清早，谷报国以每把价格150元销售椅子，说这些椅子他坐过后可治疗癌症，不一会儿，十几把普普通通的电镀椅便卖出去了。

公园举办月季花展，谷报国趁清晨溜进公园，偷摘了好多月季花，待游人多时，他开始以每朵0.5元左右的价格卖给练气功的人，当然，还是吹嘘经他拿过的花可以医治百病。有买花人拿五元券或十元券买花，他不给找多余的钱，并说：“找钱你就心不诚了，花就不治你的病了。”

有位河南的记者，目睹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星期天，在公园的草坪上，一个为女儿求治的母亲手拿两条项链，谷报国拿过项链看后说：“回去吧，让女儿把这条项练戴上，我一发功，你女儿就什么都能看见了，病也就好了。”那位母亲兴奋不已感恩不尽，将其中一条项链送给了谷报国，谷报国接过后，连忙塞进了随身携带的挎包里。

谷报国的“山泉功”功法“独到”，无论求治的病人啥病，都要“避食”不许吃饭，只能喝自来水或涮锅水。

谷报国侃侃而谈：“避食就是用饥饿把癌细胞杀死。”避食期间不许吃药打针或接受其它治疗。